

巴威
著

俄罗斯

姑娘

在哈尔滨



95292

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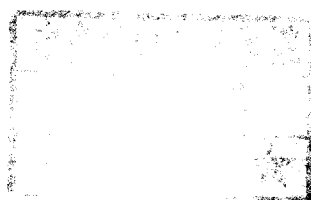
771

巴 威

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



200093362

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/巴威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1994. 8

ISBN 7-5063-0840-1

I. 俄… II. 巴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现代 N. I 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1704 号

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

作者: 巴 威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

装帧设计: 杨文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092 1/32

字数: 393 千

印张: 15.75

插页: 1

版次: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840-1/I · 831

定价: 14.2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落脚忧欢·····	1
第二章	工作意味着什么·····	34
第三章	异乡生活·····	70
第四章	姑妈的礼物·····	104
第五章	再起风波·····	134
第六章	倾斜的牛顿定律·····	166
第七章	爱情是忧郁的·····	200
第八章	诱惑的漩涡·····	228
第九章	薄 冰·····	262
第十章	恋爱的回旋·····	292
第十一章	金钱规则·····	330
第十二章	往昔的回声·····	363
第十三章	双面人·····	388
第十四章	最后的冬天·····	447
尾 声	·····	492

第一章

落脚忧欢

1

安娜望着车窗外向后掠去的西伯利亚原野，又陷入深思。在她的生命中，一九九二年意味着什么？随着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20次国际列车临近中国边境，她离家已经越来越远了。

中国，这是个并不陌生但异常神秘的字眼。她和姐妹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？告别的泪水使脸颊变得粗糙。除了嘎莲外，每个姑娘的拎兜里都装满了烤鸡、鸡蛋、香肠、面包、咸肉、熏鱼和糖果，然而更多的还是亲人们的叮嘱。不要离开大家，火车每到一站时不要远离站台，对陌生人要保持戒备，甚至还告诫不要挨近窗户。

森林边无人居住的别墅在车窗外不停地滑过，无尽的贝加尔湖烟波浩淼，这些无疑使人的心境更加惆怅。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和亲人去中国？生活突然变得让人不认识了，所以她们必须重新思考未来。

安娜无法摆脱自己那沉重的记忆，她又往返于寒冷、痛苦和孤独之间。她悄悄回到家，整个视觉都在黑沉沉的微光中颤抖。暮

然，她听到了从父母卧室里传出的说话声。

我是科学家，以前高工资，有补贴，可现在，每月就这几千卢布，怎么生活呢？

唉，母亲哀叹着。是啊，每天都得算计，面包又长价了，别的就更不用说了。

这些还能对付，最可怕的是安娜找不到工作，她自尊心强，这样长久下去可怎么办呢……

他就是那样自信，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即将自己谋生去了。

有一天，安娜走到爸爸身边，爸爸并没注意到她。

爸爸……她轻声叫着。

怎么，安娘^①，你还没睡？爸爸转过身爱怜地看着她。

爸爸，我想到中国去工作。

什么？！

我已经被录用了，现在不同过去，我不想成为您的负担，我二十二岁了，该自立了。

不，安娜，我不能同意！

爸爸请您冷静点，我别无选择。另外，我想找到姑妈，我想她一直不回国一定有极特殊的原因。

这……

爸爸，我爱您，可我不能跟您一辈子……

爸爸眼里涌满了泪水，为了不让她看见侧过了身去。好吧……

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她漆黑紊乱的内心绞动。她轻轻抓起爸爸的手，爸爸痛苦地凝视着她，泪水留在他的脸上，像蜗牛爬过一样。他哽咽着，不能再说什么……

① 安娘是安娜的爱称。

列车员告诉安娜，火车很快就要到达哈尔滨了。姑娘们开始忙活起来，收拾衣服的收拾衣服，装包的装包，两个包厢里真像开了锅似的。

自从火车进入中国境内，姑娘们都争着抢着向窗外望去。一种巨大的新奇感使她们兴奋不已。太不一样了，火车刚过境进入满洲里，安娜就被站台商店里丰富的商品惊得目瞪口呆。可是在后贝加尔斯克车站，商品少得让人感到寒酸。当然那个车站的建筑还是很典雅，但是管理却比较混乱。俄国和中国的倒爷们穿梭般地进进出出，有的则守护着堆放成山的大包货物打着瞌睡。灯光昏暗，吊灯下挂满了蜘蛛网，几株无人照管的花早已枯死在花盆里。许多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旋风般地跑进车站，他们使人想起革命前的保尔·柯察金。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要卖给她羚羊角，她没有买，但给了他几百卢布。过海关换车厢^①近七个小时，她们不得不忍受那从未忍受过的饥饿和寒冷。

但是她和姑娘们挺过去了。哈尔滨终于快到了，这怎能不让人激动。她们将在这里工作生活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幻觉的事情，现在已变成近在眼前的现实了。

火车进站了，安娜看见站台上仍堆积着残雪，但房檐上的冰柱却在阳光下滴着水珠。没过几秒钟，人声鼎沸的人群便涌入了她的眼帘。让她感到奇怪的是，中国的警察很多，可却没有一个人拿着警棍。

“安娜，她们来了，在那儿！”热尼娅忽然激动地喊着：“她们接咱们来了！”

这会儿，安娜看见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正伫

① 俄国境内是宽铁轨，中国是窄铁轨，需掉换车厢。

足寻望，她相貌端庄，服饰素雅。她就是中俄合资龙鹰酒店的经理刘芳。不难看出，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，逆来顺受的女人。她完全可能对自己的言谈、思维方式和能力非常欣赏。甚至就在这比较焦急的时候，你还会看见在她脸上浮现出比甜睡婴儿更宁静的面容。另外，那个脸庞丝毫不会流露出夜晚某种生活的迹象。站在她身边的俄语翻译徐瑛则给人另一种印象。她有着中国姑娘少有的高挑结实的身材，漆黑的头发剪得很短，显得随意浪漫。没错，她是属于现代的。现代姑娘都喜欢从事艺术和经商。现代姑娘想做什么你就得让她做什么。

她们下车了。在中国人眼里，她们一定是一群漂亮的姑娘。漂亮姑娘在一起，简直就是一束花。她们这些姑娘真像远飞落枝的候鸟。她们脸上既充满惊奇喜悦的神情，又带有因坐了三天半火车的疲惫倦意。她们带的东西并不多，但安娜肩上背的吉他和伊丽娜怀里的小狗却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哦，姑娘们，你们终于来了！”刘芳看来非常激动地说。

徐瑛翻译着，但是看来她更想和安娜聊天。

徐瑛拉着安娜的手。她俩的个子几乎一样高，都有一米七十多。徐瑛本来也是个漂亮的姑娘，但从她欣羡的目光中，仿佛在证实另一个难以抑制的惊叹——安娜太漂亮了。

谁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，安娜具有令人震惊的美丽。她穿着一件普通的栗色羊剪绒大衣，从她戴的那顶黑色帽子中泻下的金发天然卷曲，根根如丝。在她那白皙略显憔悴的脸上，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；它们沉静深邃，目光中隐含着某种无人能理解的孤独和淡淡的忧郁。

“你爸爸妈妈都好吗？”徐瑛亲切地问安娜。

“都很好，”安娜点了点头，“谢谢。”

“他们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是第一位到我家的中国客人。”

徐瑛不能同安娜再聊了，她必须去为中俄双方经理当翻译。

刘芳说非常感谢丹娘，带她们这些姑娘来，一路上肯定非常辛苦。

“这是我的工作。”丹娘面无表情地说。她是龙鹰酒店俄方代表，副经理；一个目光冷漠、身材清瘦的四十多岁的女人。她长着鹰钩鼻，嘴唇总是抿着，脸上一副威严的表情。很明显，姑娘们对她既尊重又敬而远之。

“姑娘们是我照顾的，我最辛苦呀。”瓦罗佳突然插嘴说。他是个厨师，正像大多数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一样，他是个大胖子。他五十多岁，眼睛总是笑咪咪的。他头上戴着的那顶好像被屁股坐压过的兔皮帽，使人感觉他是个很邋遢的人。

丹娘瞪了瓦罗佳一眼，瓦罗佳马上避开了她的目光。

刘芳不解地看着他们，徐瑛忙把刚才瓦罗佳说的话翻译给她。这时那个身材高大、热情憨厚的阿列克开口说话了。

“丹娘，瓦罗佳没别的意思，他是想让姑娘们请他喝酒。”阿列克用中指弹着喉咙。

丹娘又瞥了一眼阿列克。阿列克似乎并不怕她，调皮地闭上了一只眼睛。

徐瑛翻译着，刘芳听后笑了。她对瓦罗佳说，酒店早就装修好了，她就要在酒店请大家吃饭呢。

“太客气了，非常感谢。”这会儿丹娘主动插嘴说，嘴角露出了少有的一丝笑意。

酒店来接站的人都主动帮姑娘们拎旅行袋和皮包。车站出站口人更多了，她们夹杂在鱼贯似的人流中，都有点紧张了。刘芳不时回头照看着姑娘们，恐怕她们走散。

广场上的人群都张着嘴，瞪大眼睛好奇地观望着姑娘们。也许从俄国来的官商、倒爷已司空见惯，但一下见到这么多漂亮俄国姑娘还是头一次。安娜感到很拘谨，甚至脸都有些发热。看来

在人们目光下干点什么，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。

总算上了中型客车，把那些熙攘的人群甩在车站广场上了。汽车驶进了一条美丽的街道。如果没有那些古怪的中国字，你简直会误以为自己是在俄国靠近欧洲某个城市。刘芳介绍说这条街是哈尔滨著名的中央大街，也叫作欧式一条街。它是用花岗石铺成的，她觉得它和她们国家有名的涅瓦大街很相似。这条街两旁的建筑几乎包容了所有欧洲建筑风格。巴洛克式的、哥特式的，应有尽有，可以称得上建筑博物馆了，她们的大酒店就座落在这条街上。

姑娘们趴在车窗旁向外望着，交口称赞哈尔滨的美丽。

“是啊，哈尔滨这座城市号称东方莫斯科，东方巴黎嘛，它曾经是世界有名的贸易城。”刘芳说着，脸上真有几分别得意光彩。

“我听说很多俄国人对这个城市并不陌生。”安娜说。

每当安娜开口说话，徐瑛都急忙翻译。

“你说得对安娜，”刘芳说，“俄国人和哈尔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”

“安娜有个姑妈就生活在哈尔滨。”热尼娅突然说。“她生在这里，而且听说从来没有离开过。”

“真的吗，安娜？”徐瑛惊讶地看着安娜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可要去看看她呀。”

“当然，可是我并不知道她住在哪儿……”安娜有些不安地说，“也许她……她不在了。”

徐瑛想了想，把安娜的事告诉了刘芳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刘芳问。

“索菲娅。”安娜有意慢慢地说。

“有名字就好办，等明天有时间让瑛瑛领你到我们公安局的外侨科查一查。”

“谢谢，太麻烦您们了。”安娜听徐瑛翻译后说。

“没关系，这并不难。”刘芳笑着拍了拍安娜的肩头。

3

酒店到了，姑娘们从下车开始，就一直处于感叹之中。她们长时间的欣赏着这座按俄式风格装修的华丽、典雅的酒店。面对脚下光亮如镜的大理石、面对眼前精美的浮雕、面对美酒满目的吧台，面对那从未见过的一切，她们兴奋地赞叹着，感慨万分地议论着。太美了！安娜若有所思地想，却没有说。

“在咱们那儿真没有一家这么漂亮的酒店”热尼亚说，“不过我爸爸要想经营饭店，也能办成这个样子。”

柳芭似乎对酒店的装修并不感兴趣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围着音响设备转。她穿着一件貂皮大衣，从敞开的胸部，可以看见乳房高高地耸起。

“太他妈的棒了！”柳芭说着，好像恨不得往音箱上狠狠打一拳似的。

“这得花多少钱啊！”嘎莲愣愣地说。

“是啊，我要能有这么一个酒店该多好啊！”列娜则在一旁轻声自语着，“她们是怎么干起来的呢？”

只有伊丽娜好像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，她无动于衷地抱着‘米沙’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。

“你们好！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使姑娘们停止了议论。

“欢迎你们，姑娘们。”那个男人用纯正的俄语说。

姑娘们不约而同地用惊讶的神色望着那个男人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黑亮，身上充溢着干练、洒脱的魅力。

刘芳把那个男人介绍给大家。他叫赵君，是酒店的副经理。

“今后我们在一起打交道，那叫我赵君好了。”那个男人好像

更喜欢自己直接和姑娘们交流，“我不愿意你们把我当成什么领导，我这个人很随便，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。”

柳芭看着他，悄声地问徐瑛：

“这位领导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好？”

还没等徐瑛告诉柳芭，他就在那边开口了。

“姑娘，您是说我吧。”他微笑地说：“告诉您，我上小学时学的就是俄语，后来我像您这么大年龄时正下乡劳动；那时很苦，干完活也没什么书可看，正好箱子里有两本旧俄语教材，为了忘掉现实，我一有空闲时间就背单词，没想到后来却用上了，上了大学也学俄语，这也算命运吧。就像你们可能谁也没想到会到中国来，可却来了，您说对吗？”

柳芭不知说什么好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“咱们还是先吃饭吧，”刘芳对他说，“姑娘们可能都饿了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当姑娘们走进单间看见满桌丰盛菜肴时，简直可以说又遭受了一次中国美食的冲击。看着色、味、香俱全的美味佳肴，姑娘们真是止于惊叹不敢动手。那个男人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。他说姑娘们知道酒店是俄式风味的，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美食国家。中国人的餐馆几乎遍布全球，所以今天要请他们尝尝中国菜。接着他又开讲中国的菜系，从粤菜讲到川菜，从“燕窝汤”讲到东北的“地三鲜”。语言是交流的工具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，讲起话来当然方便了。

但是刘芳似乎不甘心当配角，她通过徐瑛开始和姑娘们聊了起来。

“安娜，我记得你在大学是学艺术史的，你将来是不是还想继续研究艺术？”

安娜禁不住浑身抖了一下，羞怯地对刘芳点了点头。

“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”刘芳以关心的口吻说，“我想以后

你也可以研究中国的艺术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说这话，中国古代艺术是很了不起的。”

安娜淡淡一笑，并未说什么。刘芳转而又对吃得正香的列娜说：“列娜，你给我的印象也很深。那天面试时，你说如果不要你，你就不走了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列娜笑着，“如果不要我，我还要……”

列娜握着拳头，示意着。但当她看到丹娘时，又慢慢缩了回去。她身子高大、结实、丰满，甚至有点粗壮。但她仍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。她的头发微带火红色，真有点像有些狐狸脊背的皮毛。

“真遗憾，我没给您留下什么印象吗？”柳芭连眼睛也不抬地说。

柳芭最爱修饰自己，她的头发是染成金色的。她脖颈上挂着项链，手上则带着三个戒指。她喜欢抹紫色的唇膏、指甲油和深色眼黛，但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还是那张性感的大嘴。

“当然有印象了，”刘芳听懂后忙说，“你叫柳芭，你那天问我可以抽烟吗，我说当然可以了，只是将来到中国工作时间不要抽，对吧？”

“您的记忆力真好。”柳芭的口吻好像并不是在夸奖刘芳，而是为她没有忘记自己而松了口气或满足了自己的自尊心。

“这倒不一定，”刘芳接着说：“小热尼娅我还记得，她十九岁，爱唱歌，爱游泳，她爸爸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。”

热尼娅坐在那里只是一笑。她是那种长得并不特别美丽但十分可爱的姑娘。眼窝深凹，浅蓝色的眼睛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。可她的鼻子短而微翘，又好像在表明她是个活泼调皮的姑娘。她的栗色的头发很浓密，并有一种乌亮的光泽，蓬松着垂到腰际。

“她俩的名字我忘了。”刘芳看着嘎莲和伊丽娜说。

“她叫嘎莲，她叫伊丽娜。”柳芭说。

嘎莲的年龄可能稍大一些。她显然不注意打扮自己，但她有一双并不难看而又闪闪发光的大眼睛，只不过在那深棕色的眸子后面，似乎幽藏着无人知晓的忧愁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她长着一头黑发。伊丽娜是个娴静孤僻的姑娘，她娇小、羸弱、淡黄头发。她抱着小狗那副样子，好像小狗不是在依附她，而是她在寻求小狗的保护。

“哟，小宝贝，真可爱。”刘芳想抚摸小狗，又怕它咬她，试探性地伸着手。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

伊丽娜沉默不语，徐瑛怕她没听明白忙又翻译了一遍。

“人家问你呢。”柳芭急切地说。

“‘米沙’……”伊丽娜喃喃地说。

“‘米沙’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，它一定是个小男孩啦。”

姑娘们听刘芳这么说都笑了。

“怎么带过来的？”刘芳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：“不是俄国海关不允许吗？”

“‘米沙’有护照、免疫证明。”柳芭说。

“那就行吗？”刘芳问。

“那怎么行，”列娜说，“给了二十美元小费，要是我呀，我才不干呢！”

“现在中国海关允许吗？”刘芳又问。

“也不允许。”柳芭说。“让交二百元人民币，打免疫针，伊丽娜哭个死去活来，他们心软了，‘行了，把钱交了走吧’，就是这样带过来的。”

“哦，真不容易呀！”刘芳感叹着。

“是的，一路上竟照顾它了。”阿列克说。

“你才没有呢。”伊丽娜不高兴地说。

“对，”柳芭抢着说，“你才没照顾‘米沙’呢，你就知道照顾一个人……”

姑娘们都用吃惊的目光看着柳芭，柳芭一愣，吐了一下舌头，马上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徐瑛低声给刘芳翻译着，她俩都看见热尼娅恼恨地瞥了柳芭一眼。

“别再闹了，这是在什么地方。”丹娘冷冷地说，嘴唇抿得更紧了。

那个男人又张罗起来了。他给每个人倒满酒后说，他知道俄国人都有酒量，他今天特别高兴，愿意陪大家多喝几杯。

“姑娘们，你们也别客气，我想你们每人喝一瓶葡萄酒肯定会像喝一瓶饮料那样轻松。”他举起酒杯，大声嚷嚷着，“来，举杯，中国古代有个哲学家孔子说过，‘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’，好，为了我们的友谊和合作成功干杯！”

大家一饮而尽。要论喝酒，那个男人当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了。看看瓦罗佳和阿列克，他们根本没有“区区^①”的，清一色干杯。你看他俩左手拿着装着白酒的高脚杯，右手拿着啤酒听，干完白酒，再喝几大口啤酒往下顺，在他们眼里，啤酒好像不是酒似的。

瓦罗佳似乎体悟到什么了，但与其说是因为刘芳用吃惊的眼神看他喝酒，还不如说是因为丹娘那像鞭子一样严厉的目光。瓦罗佳把酒杯轻轻推到一边，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菜肴上了。他慢慢品尝着，仿佛在研究什么。看到他变得规矩起来，丹娘重又极斯文地、像猫一样咀嚼着一块西红柿。列娜可不管那些，刀叉并用。谁都知道她一个人顶其他好几个人的饭量，尽管她下火车前还吃了一顿，她现在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食欲。

每个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。徐瑛一边给安娜和热尼娅夹菜，一边和她们聊着过去几部苏联的电影。伊丽娜几乎什么也没吃，她嚼着牛肉喂“米沙”，那样子好像“米沙”是主人，她只不过是随主人参加宴会的仆人而已。嘎莲一声不吭，她几乎自己从未用

① 俄语少的意思。

勺子盛过菜，她吃的东西都是柳芭和刘芳放到她餐碟里的。柳芭呢，腿搭着腿，嘴里叨着香烟，正由于袅袅的青烟而眯起了眼睛。但即使这样，安娜仍感觉柳芭发现了那男人几次偷觑她。她也在觉得没人注意她时，悄悄地回递给了他一个称得上媚色的眼神。

天渐渐黑了，若不是刘芳说姑娘们该休息了，宴会真可能成了一场永远不散的宴席了。到后来，所有的人都喝了酒，就连伊丽娜也给自己倒了大半杯葡萄酒。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一种惬意或舒服的感觉。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走，就好像要出海远航的人坐在酒馆里不愿离去一样。对姑娘们来说，明天是什么？要学汉语，要培训。在这陌生而又华丽的地方将聚集许许多多的人——语言不通的中国人。像大海的潮汐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什么在等待她们？喝酒、聊天、还有那些既从未吃过也叫不出名字的菜肴。但是天渐渐黑了，她们只好跟刘芳和徐瑛到为她们准备的宿舍去了。

4

这是一幢板块式的七层楼房。虽然离酒店不算特别远，但至少也要走上十分钟。刘芳说这是为姑娘们买的商品房，后楼是她单位的家属宿舍。她们住在五楼，瓦罗佳和阿列克被安排在六楼。

这就是她们要住一年的地方。屋内陈设简单；单人铁床，办公用的桌椅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房间里还有台电视机和冰箱。

“这是一个两室套间”，刘芳对丹娘说，“您自己一个房间，在走廊那边，这些姑娘由您安排吧。”

“好。”丹娘一副沉思的样子说明她立刻开始考虑了。

“我听说中国一般家庭没热水，我们怎么洗澡？”热尼娅突然问徐瑛。

“刘经理早安排好了，有热水器。”徐瑛说。

“哦，是这样，可我们从没用过。”热尼娅耸了耸肩说。

“没事儿，我教你，跟我来。”

徐瑛和热尼娅走后，柳芭微醉、不耐烦地嚷嚷起来：“丹娘，还没想好啊，我真想马上躺在属于我的床上睡个痛快。”

丹娘面无表情地瞅着柳芭，柳芭看着她，眼睛突然一亮。“丹娘，这样行吗？里面那个房间小，我和嘎莲有时睡觉都打呼噜，我们住在那儿。”

丹娘抿着嘴没有回答柳芭，她转过脸望着安娜。

“我同意。”安娜说，“反正都是自己的姐妹，怎么都行。”

丹娘仍没有说什么，又看着其他姑娘。姑娘们耸耸肩，点头同意。

“就这样吧。”丹娘声调机械地说。

安排稳妥后，刘芳和徐瑛就告辞了。临走时她告诉姑娘们放两天假，瑛瑛会陪她们逛商店、游览市容。

没有中国人，热尼娅就抱怨起房间太小了，合起来还没有她在家自己的房间大呢。天花板也这么低，真像鸽子笼子一样。柳芭在一旁拔掉长筒靴，脱下绒衣和裙子也发着牢骚。“太他妈的脏了。真让人无法忍受！”

柳芭想去洗澡，但看见伊丽娜早已怀里抱着“米沙”，手里拿着浴巾。

“我们一起洗行吗？”柳芭问。

“这……你先洗吧。”伊丽娜怯生生地说。

“我没有艾滋病，我还能帮你给‘米沙’洗澡。”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唉，好，你先洗。”柳芭悻悻地说。

伊丽娜抱着“米沙”向浴室走去，她不时回头掠了柳芭几眼。

“去吧，去吧。”柳芭对伊丽娜说，掏出一支烟点燃。

“给我一支，憋坏我了。”列娜说。

“你怎么不敢抽？”柳芭把烟递给列娜。

“我有点儿不好意思。”